

秋天,徜徉在七里镇

——石油城散记

施建华

这一次我们在秋天的阳光下行走在前往七里镇的路上,路途中,随处可见绚烂盛开的红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红柳居然也会开花。一簇簇,一丛丛,在我们走过的路上安静地存在着,红柳枝头开着鲜艳又低调的暗红色花朵,不知怎么,看着它们我居然想起了禅,安宁、寂静、淡然,容忍——禅的低语在这一刻如此清晰。

我们走下汽车,在一大片红柳丛中留影,我甚至想折一枝红柳带回家去,在粗线条和近乎凝固的北方景致下,它们那绚烂、不张扬的红成为我们在旅途看到最多的一种颜色。天空那么高远,阳光如此纯净,在无边的荒漠中你仿佛能感受到无边的寂寞,蓝天如同一幅巨大、静止的幕布,时光也仿佛凝固了。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我们才会对红柳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吧。

我想象着当红柳的暗红色花朵凋谢之后,它们修长而柔韧的枝条会被巧手的匠人们加工成各种的背筐背篋,如果有一只红柳的背篋该有多好哇,我可以把所有关于西行的记忆全部装进去,然后如酒一般封存起来。

当我们在傍晚抵达七里镇的时候,这里安静又整洁,不见想象中苍茫的大漠与漫天的黄沙,我们在这里看到更多的是白杨树,棵棵直立,绝不旁逸斜出的钻天杨。那个早晨我们走过小镇独有的防护林,心里是那样一种清静又安宁的感觉。路两边银灰色的树杆像箭一般直立着,苍绿色的树叶在大风里翻飞,将一树“沙沙沙”的歌声传递给行走的我们。

笔直的,枝干直指蓝天的钻天杨,在这一片防护林带里傲然挺立,一棵棵单独的树站立在一起就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就具有了无穷的伟岸的力量。与我们同行的青海石油作协主席曹建川介绍说,防护林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建设的,小镇的人们以义务植树的方式历时30年建成了9条、全长达13公里的防护林带,栽植有钻天杨、新疆杨、沙枣、红柳等各类乔灌木20余万株。这是一道备受人们关注的防护林,是数年来驻扎于小镇的青海石油人用心血浇注的“绿色长廊”。

我们走过这一片防护林,我总会不由自主地仰望那些钻天杨,看它们“伟岸、正直、质朴、严肃”的样子,想象它们多年来在风里,在雨里,在阳光下傲然挺立的样子。呼天啸地的

风应该是这里的常客,风来了,在空中打着悠长而响亮的口哨,于是白杨树的叶子开始激烈地颤抖,枝干也随着风的方向狂乱地摇摆起来。树叶像海浪一样翻过来又覆过去地舞蹈,它们“沙沙沙”地释放着与狂风搏斗时快乐的呼号,树叶背面泛着银灰色光泽的那一面,浮起又落下,落下又翻起来,像一汪起伏不定漂浮在空中的树叶海,美丽得让人不知所措。

七里镇的防护林被人们称作“塞外戈壁改造自然面貌的一面旗帜”,是七里镇的“卫士”和“守护神”。在我们一路向西的旅途中,白杨树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种植物,它们朴素寻常,是树中的伟丈夫,它们将一个黄沙漫天的小镇装扮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葱茏美丽的石油之城。

我们从小镇遥望阳关。“吹一曲吧,再吹一曲吧。”我不断地请求着旁边会吹箫的小伙子,于是,箫声婉转而舒缓地环绕在我们身边,一曲又一曲的箫声,像大漠流云一般平静的箫声,飞向天空,落入黄沙,成为我们在那个早晨最美好的记忆。

箫声沉静,时光悠远,四野苍茫……我仿佛看到戈壁深处,流动着的是绵延千年的纯真信仰和南来北往的商旅驼队,它们穿过绵长悠远的历史向我们走来。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之间到底有着多遥远多漫长的距离呢?古诗曰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们且在阳关的蓝天白云下尽享一回音乐与沙的盛宴吧。

我们赤着脚走入沙漠,去认识那一粒粒的沙。

这是小镇附近不远处的一座沙山。阳光是金色的,沙是金色的,我们在金色的沙地里行走,把自己也幻化成为一个金色的小人

儿。我们在干净的沙上留下一串又一串脚印,我们欢乐的身影在这个傍晚绚烂了这一处静默的时光。

我们在沙漠里奔跑,在沙地里尽情释放自己的心灵。传说这一片沙漠起源于太阳,太阳赋予它无限的生机与能量,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人们曾经将它遗忘,而今人们又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只为了一睹沙的苍凉与壮美。南来北往的客,游走四方的心,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被黄昏的这片沙海所打动了。在我眼中沙是有生命的,那一粒粒的沙都来自于太阳,如果有来世,我愿幻化为这大漠下时空里的一粒沙,与阳光、流云、星辰为伴,在昼与夜的交替中随宁静的风苏醒或冬眠,静听茫茫人海中那每一个属于生命的红尘故事。

这让人又恋又恨的沙啊,在这样的黄昏是这样的让我们痴迷而不知归路。

在沙地里,我看到零星生长的骆驼刺,矮小的一两丛,翠绿色的枝叶顽强地匍匐在沙地里,并且扎下根来。这里的植物如此顽强,一阵风,几滴雨,阳光茂密,它们便随意地生长出鲜活的生命,如同这里的人们。他们和这沙漠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断的联系,他们是这方土地——七里镇的主人。

在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沙丘遍布、砂砾覆盖的戈壁荒滩,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群充满激情的青海石油人带着开疆拓土的希望和梦想来到这里。他们在寸草不生的大漠深处,用青春的热血播撒着星星点点的绿色,逐渐地小镇开始了生气和入梦,逐渐地小镇生长出无数石油人的创业梦想,这里被建设成为一座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兴石油城。

我们在位于七里镇中心的青海油田展

厅,感受到3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青海石油人在这里跋涉的历程,他们奋斗过的生命印痕。这个两千多平米的展厅,浓缩了柴达木盆地的地质演变、勘探开发、人文自然,展示了柴达木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历史。这里的每一张图片每段文字,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青海石油人坚强而不屈的奋斗历程。籍此因缘,我们结识了多位奉献于油田的普通劳动者。不论是白发苍苍、已经退休的油田第一代职工,还是追随父辈理想和使命、愿意为了油田奉献青春的年轻一代;不论是来自基层一线井下连续油管大队的成员,还是采气厂马北试采作业区的一名普通技术员……我们在小镇遇到的每一位个体都在真切地表达着他们对油田的热爱,这是一群人,是无数人汇合起来的一种力量,在琐碎平淡而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所做出的艰难改变。他们独立坚强、无私敬业、善良而质朴,普普通通的他们聚合在一起创造了柴达木盆地以及青海油田的昨天和今天,成为青海高原石油精神的缔造者和传承者!

这就是七里镇和七里镇的主人们,让我们铭记在心,给我们深刻触动的一个伟大群体。七里镇从青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走来,从敦煌戈壁的漠风中走来,这里的蓝天白云亘古不变,这里的大漠黄沙随风流转,这里的每一株植物都有着婆婆的姿颜……离开得久了,我突然很怀念七里镇广袤的蓝天,纯净的阳光以及防护林带那一片在风中沙沙作响的白杨树。

让我们找一个秋天再回去吧,回去看看那些人,那些树,看看路边那一望无际的红柳丛。

在弯曲的风里(外一首)

江帆

藏蝶还在吗?没有方向的藏区,能朝哪儿飞?没有光,夜,在你疲倦的皱褶里发亮,你情愿那被诅咒的一切,受到赞美。你麻木,不听从美的召唤,屈膝在大山脚下,你放纵,不解,甚至忘了所爱——那一副卓玛的身板,青裸的身板,燕麦的身板,为生所累,在弯曲的风里,弯曲的大骨节病,顺应古老循环的节奏。当神暗中,给出满满一个严冬,当你突然一下,见证了荒野放牧的苍老。

云朵洁白

它洁白,你就用它做了一座城堡,它也许是世界上灵魂最干净的羽化。它看上去同样耀眼——宇宙中那么庞大、镇静的白色宫殿,没有落尘的遗书,没有死后足能阅及的来路和孤岛。仿佛都在升起,它缓缓升起,你确信那一双眼睛——在霞光普照中,不仅仅很诧异,神也很诧异。“那明艳,从不是孱弱的,你让它照亮了身边沉郁的河山。

老屋

李静

驶过最后一段柏油马路,拐到旁边的水泥路上,路两旁的树叶开始簌簌掉落。

斜风细雨里,雾气弥漫,看不清远处的路。路边又一座新居落成,碎红的鞭炮燃了一地。乡亲们准是又去贺喜下馆子了。田地里只剩下掰完玉米的包谷杆,干瘪瘦变。

那些曾经青翠的叶子如今散乱地依附在枝干上,在风里呼啸着,随时都有可能被吹走。

对这个村庄的深厚感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田地还在,酸梨树还在,庄廓还在,只是田地里杂草横行,酸梨掉了一地,庄廓大门已被锁上。

“荒芜”!就是这个词。打开门,院内落了一地枯叶,枯叶在风里打着旋,从此处移到别处,又从远处移到近处,窸窣窸窣响个不停。我曾无数地歌唱这里。歌唱土地,歌唱青菜,歌唱每一次相逢后的欢笑。然而,这一次,我看到的却是枯萎了的花朵,萝卜过了收获的季节,裸露在半空中,无精打采。

那些落在椅子上的尘土已经淹没了椅子原来的色彩。原本这里的每一物都是鲜活的,有着自己的语言,在它们的空间里生动地存在。可如今却静默着,似乎用这种沉默的态度来埋怨主人的离去。

母亲开始点灯,灯火映亮了屋内停滞的空气。墙上的照片还在,照片里每个人的眸子都泛着光亮。那些黑白的记忆闪烁重叠,我似乎听到了清脆的笑声,我们在院子里追逐嬉闹,争抢一块饼干,争夺一块糖果。

一只老鼠鬼鬼祟祟地爬出,又在脚下肆无忌惮地爬行。俨然,它已经是这里的主人,打量陌生的我们。

许是灯光愈亮亮了,或是已经适应了屋

内的光线。屋内的摆设开始变得清晰,那条茶几是父亲在世时请木匠做的。抽屉里放着钥匙、螺丝刀、塑料袋等零星物品。

母亲的炕铺被塑料纸盖着,顿时少了许多生气。曾经多少次我在寒冷的季节向往这里的热炕头,畅想在有着细雨的早晨听雨声,赖在炕上,直到天色泛晴,雨过云开。此时,站在这里,咫尺却天涯,手指抚过的地方,沾染了许多灰尘。

贴在墙上的奖状是屋内的一抹亮色,贴满了整面墙壁。再看日期,已是过往,我拿着灯盏一个一个仔细地去看,似是写满了曾经的自豪和喜悦。时间过去那么久,唯有这里完好无损。

母亲问我是否饿了,我说不饿。曾经,我从百里外的地方赶来,有时只为一顿家乡饭,或者,我坐在院子里,闻着菜根香,便已陶醉。

而现在的我却找不到电闸,找不到柴禾,找不到清水。

“不如去饭馆吃吧?”我征询母亲的意见。母亲默许。

街上冷清,零星小雨时断时续。偶有行人也是匆匆地赶路,那些陌生的面孔也在打量陌生的我们,然后擦肩而过。一盘炒洋芋丝,两碗面片。裹着头巾的阿娘面无表情地从窗口将饭菜递出。我说谢谢。她瞬间又笑了,很好看。

我和母亲相对无语,感觉一顿饭的时间用去了一个世纪,拖沓冗长,碗里的饭却有着原始的模样。

“要不回县城去吧?”我试着问母亲。母亲转过头不说话,我看到她眼里细碎的晶莹。

“明天是中秋节,我们去给你爸上坟,然后再回,行吗?”

惨淡的月色透过薄薄的云层。“月是故乡明”。可今晚的月色似乎被云彩晕染得失去了光亮,那些记忆中闪亮的银色被掩埋在云层深处,一瞬间天空又恢复了阴暗。

遥想当年,那时的中秋之夜虽贫寒,却快乐。三五小伙伴蹑手蹑脚去偷别人家的月饼,知道哪棵树上的梨子味道更好。我们分工明确,一人放哨,一人上树,一人吸引别人注

意力。然后将偷到的葵花放到麦草深处。

但凡回忆,都很美好,不是吗?我们说起往事,都会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眼角眉梢都似喜,滔滔不绝。就如《追风筝的人》中描述的那般: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

那些自行爬上来的往事清晰、明媚。就宛如过往中秋的月色,我们等着嫦娥姐姐款款而来,然后分食“好吃的”。

村子里愈发安静,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犬吠声,也是有气无力。母亲小院里的花草沾了雨水,凄楚动人。默默看着,看一滴一滴的雨水汇集成晶莹的、透亮的珍珠,从叶片上滴落下来。

屋内灯光忽明忽暗,在灯罩里看不清母亲脸上的表情。老屋与她,太难割舍。她给姨打电话:“明天早上麻烦你来我们家取一下钥匙,过一段时间给花盆里的花浇点水,麻烦你了。”

黑夜里,泪沾巾。唯恐被母亲听到声响,原来有一种哭泣叫小心翼翼。旁边是母亲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状态,也许她也正在小心翼翼提防着她。

面向窗口,一丝光亮挤进来,许是月色越过了云层。光亮落在屋内的墙壁上,墙壁上有着水印的痕迹,错落斑驳,感觉已是经年。

母亲在父亲的坟头哭得肝肠寸断,但不是思念之类的话。她说她在世间活得很好,不要让父亲太牵挂。那些燃烧后的纸灰打着卷飘走,飘向远方。

姨等着拿钥匙。身后的铁门又一次被关上,发出沉重的声音。那把铁锁已是锈迹斑斑,再一次锁住我和老屋的距离。

终究回不去了。我们像蒲公英的种子,在空中聚拢成伞的模样,各自飘向远方。再回去,都是陌生的面孔。

老屋依然静默,如一头暮年的老牛,又如一个退役的士兵,无所适从,在身后变得越来越小,直到退出视线。

“身体要紧,我们先疗养一段时间,再回来。”我对母亲说。“好”。

